

亲历老城风物，回忆市井街巷
寻觅舌尖文化，感受历史沧桑

民国趣读

老城记

老贵阳



去趟民国，打开尘封的记忆
穿越时空，细数那些晕染了
民国印记的老城风光

——老城·记——

民
国
趣
读



老贵阳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贵阳 / 《老城记》编辑组编.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5205-1123-0

I. ①老… II. ①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10230 号

责任编辑: 牛梦岳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10mm 1/16

印 张: 20 字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12.1953
19100

中国
人民
大学
图书馆

朱贵明

本书编辑组

主 编：韩淑芳

本书执行主编：张春霞

本书编辑：牛梦岳 高 贝 李军政 孙 裕



中国
人民
大学
图书馆

目录

第一辑 贵山之阳·与一座老城的美丽邂逅

- 03 / 何静梧：“贵阳”之名的由来
- 04 / 姚钟伍：甲秀楼，老城记忆的守护者
- 06 / 车祖尧：万宝街，见证战争与革命
- 09 / 何静梧：铜像台与喷水池
- 12 / 熊作华：慈母园，西城赠地与卢焘葬母
- 13 / 释宗满：黔明寺，闹市中的古刹
- 16 / 扬帆：“尚节堂”的“大表姐”与果脯
- 20 / 孟昭恺：胜利商店，父亲的家国愿望
- 23 / 朱 澈：高家花园，一座私家庭院的革命情缘
- 25 / 曹如人：贵州名屋花溪西舍
- 26 / 刘学洙：盐务街，贵州人与盐的故事
- 29 / 邓一平：白安营，张学良的幽禁地
- 32 / 王一民：汉奸可耻，大南门外的跪像
- 33 / 张德芳：密林深处的抗日医护中心

第二辑 流年碎影·细笔勾勒的山城记忆

- 41 / 程亦赤：贵州辛亥革命第一枪
- 43 / 程亦赤：刺杀袁世凯
- 45 / 叶江华、杨青：五四运动在贵阳
- 48 / 何静梧：断指明志的女教师
- 49 / 刘祖纯、张汝弼：五卅惨案与贵阳学生运动
- 51 / 王天锡：红军过黔，老蒋惊慌失措
- 55 / 黄及翔：打错算盘的徐保长
- 57 / 蓝奇、杨遵玉：不了了之的飞行事故
- 59 / 孟昭方：“二四”轰炸，不能忘却的日军罪行
- 61 / 周诗若：黔军将士与“人猿泰山”计划
- 64 / 黄 炜：“屋顶花园”，不见天日的秘密监狱
- 66 / 韩子栋：军统魔窟，息烽秘密集中营
- 70 / 陈博若、王仁纯等：天晴了！解放了！
- 71 / 冯 楠：贵阳飘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 73 / 晚 成：从匪司令到“猪贩子”
- 76 / 李 萍：厢房里的琴声

第三辑 黔贵风情·触摸民族与文化的根脉

- 81 / 戴强云：正月十五跳花灯
- 83 / 弋良俊：跳碇，载歌载舞的古老习俗
- 84 / 孙定朝、章正邦：跳场，跳出来的风情
- 86 / 王启顺、赵焜：“四月八”的传说
- 88 / 黄万机：南明河上放河灯
- 90 / 金仕华：六月坡上“六月六”

- 92 / 陈永兴：独具魅力的侗族大歌
- 93 / 袁源等：苗族蜡染，穿在身上的艺术
- 95 / 弋良俊：竹王送子，远古的传说与虔诚的祈愿
- 96 / 班光瑶：乌当布依族的婚丧习俗
- 98 / 程国祥：苗名“把鲁”，独特的取名风俗
- 100 / 潘定远：情意绵绵射背牌
- 102 / 罗继荣等：高坡斗牛欢乐多

第四辑 时代先声·层出不穷的新鲜事

- 107 / 何静梧：贵州剪辮第一人
- 108 / 杨正凡：贵阳的第一盏电灯
- 110 / 杨正凡：周西城修公路
- 113 / 傅心仪、胡知三：刘源春的“新玩意儿”
- 115 / 邓庆棠：出行新方式，自行车与黄包车
- 118 / 吾 木：照相，民国的摩登玩意儿
- 119 / 杨 林：简陋的飞机场
- 120 / 彭鸿书：呼号“贵州广播电台XPSA”
- 122 / 吾 木：从“无”到“有”的贵阳电影
- 124 / 马培中、徐泽庶：贵山民众图书馆
- 126 / 林国忠：贵州最早的报纸《黔报》
- 129 / 蓝泽众：“骆驼”话剧社
- 131 / 陈泉生：魔术家的爱国心
- 132 / 赵汝榕：新生活运动，一场道德理想的幻梦
- 135 / 李静文：贵州最早的现代医院

第五辑 文教丕振·人文荟萃的西南山城

- 139 / 刘学洙：人物风流两贵阳
- 141 / 史继忠、黄小川：风雅君子桂百铸
- 144 / 舒 明：田汉与贵阳的戏剧运动
- 146 / 王为昭：肖之亮与贵阳话剧
- 148 / 何静梧、龙尚学：白铁肩，妇女解放的先驱
- 152 / 徐道恒：贵州气象事业的开拓者
- 154 / 查继堃：模范小学堂，出类拔萃的新式学校
- 157 / 洪 波：达德学校，近代贵州教育的博物馆
- 159 / 甘咏衡：欧少久的“抗战相声”
- 160 / 刘文芸：娃娃剧团，爱国不分老幼
- 162 / 程本礼：程乾生，贵州的第一个西医师
- 164 / 楼芳传：遭难息烽，被囚禁的马寅初
- 166 / 余 仁：严寅亮题匾“颐和园”
- 169 / 陈金萍、王亚平：田庆霖的文通书局与永丰抄纸厂
- 173 / 郑振铎：“好人”谢六逸

第六辑 寻味筑城·舌尖上绽放的别样烟火

- 179 / 傅斯甫：“苏肠旺”，别有一种风味
- 182 / 袁源、唐文元等：“八大碗”，各有各的讲究
- 183 / 王蕴瑜：邓皮蛋，下酒佐餐的佳肴
- 184 / 姚钟伍：酸汤鱼，苗家的特色美食
- 185 / 王蕴瑜：余豆豉豉，沅出来的美味
- 188 / 王 伦：雷家豆腐丸子，变着花样吃豆腐
- 190 / 徐振邦：宋家糕粿稀饭和张家的凉粉

- 191 / 姚钟伍：寒冬里来一碗牛肉粉
192 / 胡先礼：陈永泰，酒香不怕巷子深
193 / 弋良俊：弋麻油，油香满城溢省外
196 / 白天成：豆花村凉菜，名人也爱吃
197 / 王廷栋：“滋——”，吴家汤圆炸着吃
200 / 李祥泰：甜蜜的恋爱豆腐果
203 / 李祥泰：觉园吃素斋，半似神仙半凡尘
204 / 姚钟伍：阳朗辣子鸡，吃一口便忘记不了

第七辑 行商坐贾·不懂生意经买卖做不通

- 209 / 姚钟伍：山灵水秀香纸沟
211 / 王 伦：幡花纸扎，活灵活现
213 / 熊寿宁、王茂云：上海时装公司
215 / 厉永刚、邱松年：亨得利在贵阳
217 / 陈 顺：挑货郎，背杠炭下贵阳
220 / 许邦华：许悦来商号，收徒要求高
223 / 王成伦：福康颜料店，驰名西南的七彩生意
225 / 胡先礼：光裕典，享誉贵阳的老当铺
227 / 王之章：林家机房，不褪色的印花布
230 / 刘道行：从“丝”到“线”，大有讲究
231 / 张少正：南京拍卖行，代客寄卖的商行
233 / 凤 枢：张鹤龄笔墨庄，一笔写字一笔写人
236 / 张公溥：全泰永，从贵阳开到上海的百货店
240 / 陈廷缜：丁兴隆金号，款式新工艺精
243 / 胡华超：同济堂药店——始于光绪十四年

第八辑 忙里偷闲·做一个爽朗的贵阳人

- 249 / 谌祖铭、曾繁生：贵阳公园，曾经的消闲好去处
- 251 / 陈泉生：“东方卓别林”，出自贵阳城
- 254 / 杨 林：卖艺抗日两不误
- 256 / 雷毓灵：网球运动进贵阳
- 258 / 梁深石：百人舞狮队，献技又出钱
- 259 / 赵 洪：不一样的烟火，“宝鼎”“西鹅”和“水耗子”
- 261 / 黄家礼：薅打鼓草，劳动中的乐趣
- 262 / 韦 明：老茶馆里的惬意生活
- 266 / 蓝泽众：青年军夏令营，不一样的暑期体验
- 268 / 方剑华：贵阳的足球运动
- 270 / 袁树三：“弈楼”对弈的日子
- 272 / 王椿庭、李实：“有车一族”的较量
- 276 / 吾 木：纸烟卷，“老烟枪”的心头爱
- 277 / 顾乃熹：以武会友，摆一座英雄擂台
- 279 / 姚钟伍：息烽温泉，寒冬里的诱惑

第九辑 黔灵絮语·文化名家的筑城足迹

- 283 / 茅 盾：贵阳巡礼
- 286 / 谢六逸：还乡杂记
- 289 / 萧 乾：贵阳书简
- 291 / 黄 裳：图云关印象
- 293 / 陈宗俊：到青岩古镇“古”一番
- 295 / 叶圣陶：蓉桂往返日记
- 297 / 戴壮强：叶圣陶夜填木兰词

299 / 巴 金：贵阳短简

302 / 卢 前：茅台村里茅台酒

303 / 熊佛西：又回到了贵阳

305 / 张恨水：贵阳的观感

第一辑

贵山之阳·
与一座老城的美丽邂逅

❖ 何静梧：“贵阳”之名的由来

初次到贵阳旅游的人，都想知道“贵阳”这个名称的由来，“贵阳”之名较早见于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一书。为什么叫“贵阳”呢？该书说：“郡在贵山之阳故名。”古代在地名的命名中，常以所在地附近的山水阴阳向背取名，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这就是说，贵阳因为在贵山的南面所以得名。

这贵山在何处？同一部书中记载：“贵山，在治城北二里，孤峰峭拔，兀出群山。鸦关在其后，又名贵人峰。郡之得名以此。”从里程、山势、鸦关的位置来衡量，贵山当是今天六广门外的关刀岩。

1568年（明隆庆二年）6月，明王朝政府将程番府由程番（今惠水县）移至今贵阳地。第二年，即1569年（明隆庆三年）3月，改程番府为贵阳府。贵阳正式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开始于此。但是，早在贵阳府成立前数百年，“贵阳”作为地名已经出现。在上面所引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一书中，有两篇文章特别值得注意。一篇是肖俨的《城隍庙记》，这篇文章说：“……况公（指南宁伯毛荣）以文武材勇受命来镇贵阳，于兹三载，首征都事，开锋破寇，大著功烈，而政行人服，四境肃然。”另一篇是陈宜的《东岳庙记》，此文称：“盖以门神位居东环，职司生育，有功于世，而为民之利。故而，贵阳城之东北，旧有东岳神庙。”肖文和陈文均写于1469年（明成化五年），这两篇文章中都明白地提到“贵阳”。另据《明实录·洪武实录》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午（初一），“遣使命征南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还军，分驻湖广、四川卫所操练。延安侯唐胜宗驻黄平，都督张铨、王诚、孙彦驻贵阳。”由此可知，“贵阳”作为地名距今至少已有600多年以上的历史。

在“贵阳”这个地名出现前，宋朝把今贵阳地叫贵州。元朝改贵州为顺元，称顺元城，然而史书仍多称贵州。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省建立后，贵州既是省名，又是省会名。“贵阳”作为地名出现后，虽然称“贵阳”的人越来越多，可是直到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贵阳时，还把贵阳称为贵州城。可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贵阳”和“贵州”两名并行不悖，均可指今贵阳地。

贵阳府成立后，数百年来贵阳的行政建置多有变化。1914年1月，废除贵阳府，设贵阳县，这是贵阳作为县名的开始。1941年7月1日，取消贵阳县，正式成立贵阳市。从此以后，贵阳作为市的名称一直未变。

《“贵阳”名称的由来》

❖ 姚钟伍：甲秀楼，老城记忆的守护者

在贵阳，甲秀楼绝对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这座形态大气的楼阁，无论风雨，守护贵阳已经四百多年。

甲秀楼是一座三层楼阁，就建在巨大的“鳌矶”之上。它总高22.9米。底层白色石柱，褐色花棂门窗，碧绿的琉璃瓦顶，镶金黄色琉璃瓦脊和宝顶，那华贵典雅的气韵缓缓飘逸，可谓“先声夺人”。底层楼柱上悬挂有清人刘玉山作的长联：

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越峽，北带巴夔，迢递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起中原半壁。却好把乌蒙菁扫，马撒碉躔，鸡讲营编，龙香险扼，劳劳缔造，装构成笙歌间里，锦绣山川。漫云竹壤偏荒，难与神州争胜概。

数千仞高凌半渡，永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滚滚惊涛挽住。忆秦通楚道，汉置牂牁，唐靖苴兰，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销磨旧迹千秋。

到不如月唤狮冈，霞餐象岭，岗披风峪，雾袭螺峰，款款登临，领略这金碧亭台，画阁烟景。恍觉蓬州咫尺，频呼仙侣话游踪。

这个对联，比号称天下第一长联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还多26个字。从建楼的年代来看，此联也许是从大观楼长联得到了启迪，但对贵州壮丽山川的描绘，对历史沧桑的感慨，和那精妙的文采，足可与之媲美。



▷ 甲秀楼

有景则有人众光顾，美景更是文人骚客雅集之所，文人雅士们在此留下了众多墨迹石刻。1981年重修甲秀楼时，在底层墙中发现八块石刻诗碑，为乾隆年间贵州巡抚裴宗锡等人所题，它避过了政治风云变幻保存完好，现仍嵌于底层室内的石壁上，使游人得以观其原貌。二三楼现今陈列着名人字画等。

甲秀楼前原竖有铁柱二根，一为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镇压古州（今榕江）苗民起义，收缴兵器铸成铁柱标榜功绩；二为嘉庆二年（1797）云贵总督勒保镇压兴义布依族起义，收缴兵器所铸，两柱皆有铭文。为体现民族平等，铁柱于20世纪50年代拆除。两根铁柱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

熟悉城市规划的人多会赞叹贵阳先民选择这个特别之处修建甲秀楼的审美直觉。四百多年的岁月流逝，贵阳的面积呈几何级扩大，但无论城市

怎样扩张、长高，背景怎样变幻，甲秀楼的魅力却不见消减。这座抵御了无数风雨、灾难的建筑仍然会屹立下去，作为城市的记忆见证，也作为城市人文变迁的地标……

《甲秀楼：历时四百年的地标》

❖ 车祖尧：万宝街，见证战争与革命

六十多年前贵阳的一些老路名，几乎有个规律，如府前街、府后街、盐行街、龙井巷……在这类有规则可依的众多路名中，出现一条万宝街，是极个别的例外。它的得名，不知是何考虑，我未曾考证，也未曾向熟悉贵阳掌故的老人请教过。我对万宝街感到十分亲切，还有属于个人的因缘：小学时代，我家曾在它与飞山庙（今飞山横街）的结合部住过多年，家屋后园墙外叫冷卡（今公园西路中段），顾名思义，僻处落寞的一隅吧。每天，上学去来，或与小伙伴一起嬉戏，都少不了要上万宝街。因此，一来到这里，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但，万宝街的魅力，它引起我对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童年踪迹的追索，还不在于这一些舆地掌故，我更多的忆念，是同这一条街有关的一些人和它遗留的许多令人宝贵的往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我九岁。一天午夜以后，窗外，万宝街上，自远而近传来的呼喊口号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同胞们，赶快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赶快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

20世纪30年代初的贵阳，不过是一个人口十万左右的小城，夜里八九点，街上行人就稀少了，也没有汽车滚动和喇叭鸣叫的喧嚣声；更深夜半，更是寂静寥落。爱国学生的呼喊声，划破夜空，显得更加激越、悲壮、动人，它深深震撼了我的心弦。

第二天上学，见万宝街上贴满了一张张抗日救亡标语。在志道小学训